

# 最後一篇 「院長的話」



郭文池牧師

二十四年前的六月，當主席在播道神學院的畢業禮上宣佈我快將離職時（那時我是神學院的一名教員），我的眼淚只有往心內流；今天我還清晰地記起當晚禮畢後我向天父的禱告：「主啊！你知道我愛播道神學院，現在我要離去了，求祢幫助，讓我有一天能再回到這裏事奉。」想不到十二年後，我不單能夠重投母校的懷抱，而且竟然承擔院長的職任。

時光飛逝，距離初任院長至今又過了十一年半，也到了寫最後一篇「院長的話」的時間。能再回到母校事奉，是主給我莫大的恩典。我最大的心願，就是播道神學院在這末世混亂的時代中，能秉承前輩們努力建立那從主領受不變的使命——裝備一代又一代神所喜悅的工人。感謝神，我們的前輩辛勤地為主作工，不單開創了播道神學院，還把神學教育應有的原素貫注在播道神學院的血脈DNA中！從筆者所理解的，這些辦理神學教育應有的要素包括：

## (1) 持守福音派正統的信仰

近代西方不少福音派領袖均以聖經無誤論這個重要

的教義作為是否持守福音派信仰的分水嶺。當代福音派舉足輕重的神學家法蘭西·薛華（Francis A. Schaeffer, 1912-1984）曾警告，福音派不要因追求學術上的卓越而誤入歧途。他在一篇名為《福音派的大災難》的文章中指出：

「現今福音派正面對着一個持守或放棄聖經默示及權威的分水嶺，在福音派運動中，越來越多人將他們本來持守的聖經無誤論立場作出修改，而這樣做的最終結果是將聖經的權威完全削減。但這個趨勢卻隱藏地進行……直到如今，仍然有人相信，不接納聖經無誤與傳統的福音派信仰沒有多大的分別……但最終它們卻一步一步地相隔十萬八千里。現今我們看上去只是有分毫的差別，但結果卻是進到完全不同的世界之中。」<sup>1</sup>

## (2) 強調釋經講道的訓練

在三至四年全職的神學裝備中，神學生要學習的可謂不勝枚舉，而講道卻是其中重中之重。華人神學界的前輩唐佑之博士曾一針見血地指出：「神學是為了宣

<sup>1</sup> Francis A. Schaeffer, *The Complete Works of Francis A. Schaeffer: A Christian Worldview*, vol. 4, *A Christian View of the Church* (Westchester, IL: Crossway, 1986), 327-28. 中文由本文作者翻譯，引自郭文池，《系統神學：聖經論》，鮑會園牧師神學叢書（香港：播道會文字部，2010），頁301。

講，而宣講的是神的道。」<sup>2</sup>事實上，播道神學院的誕生與講道的事奉是不能分開的。現時每年在香港八月初一連十天的「港九培靈研經會」是起源於1927年廣州培靈研經會，而播道神學院的首任院長梁貴民牧師（Arthur Lindquist, 1892-1960）就是廣州培靈研經會第一屆委辦之一。<sup>3</sup>當培靈會結束後，有信眾要求繼續舉辦學習聖經的聚會，因此在梁貴民牧師的帶領下，於1928年開始了「草芳聖經夜校」，而最終於1932年創辦了廣州聖經學院，也就是現今播道神學院的前身。<sup>4</sup>所以，講壇的訓練向來是播道神學院特別看重的；加上鮑會園榮譽院長，早在上世紀五、六十年代，已開始了用嚴謹的釋經講道來訓練傳道人，於是釋經講道就成為我們不可或缺的神學裝備。

### (3) 學術與靈命並重的訓練

現今神學教育應追求學術上的卓越，但神學教育的學術目的，不是單單讓我們對神學家之真知灼見有更多的認識，更是讓我們透過學習不同神學的學說最終能正確地認識我們的主。神學教育是不應該離開靈命成長而獨立存在的。神學上的學術及靈命上的追求，不是兩個獨立的學習項目，而是一件事的兩面——認識真理（學術）為本及實踐真理（生命）為用。學術與靈命並重，是現今不少中外神學院所倡議的口號，但筆者在播道神學院從作為學生，繼而成為老師，再出任院長三個不同的位置上，都可以見證，播道神學院在一眾院董及老師們的努力下，切實地設計學術及靈命並重的課程，老師也以身作則地與神學生同行，一起在真理上成長。我們相信只有那些「忠心及有見識的僕人」（太廿四45）才能按時分糧給會眾，讓教會健康地成長。

### (4) 願意走進人群的神學教育

一直以來，播道神學院都強調神學教育理應回應教會及時代的需要。信仰的內容固然要堅持保守正統，但信仰的表達卻應與時並進，這樣的神學教育才能真正造就當代的教會。過往播道神學院的老師都留下佳美的腳踪，老師們言教身教的榜樣，好像許德理姑娘隨時候命地傳揚福音，鮑會園師母及梁景芳姑娘忠心地一生委身於宗教教育，袁柏堅牧師至死忠心服事教會的態度等等，使播道神學院的學習精神，不會單單停留在課室的作業，而是要建造影響信徒及社會的生命工程上。感謝主，過去兩年，在神的恩領下，播道神學院開展了一個名為「行在地上的福音」運動，目的是推動全港每一間教會能走進自己身處的社區，將福音與社區的需要結合，使更多人的生命被聖靈更新。為了完成這個目標，神學教育就應從圖書館走到教會，又從教會走入社區。閉門做神學的方法是錯誤的，主耶穌帶領門徒走進當時的社群才是真正神學教育的典範。

在這接近十二年作為播道神學院院長的生涯中，筆者願再一次將一切榮耀都歸給我們所事奉的主。我十分感激這十多年來，院董們對本人的信任及愛護，老師與同工們對我的包容及忍耐，學生們謙虛受教的態度，播道堂會及總會各長執在各方面全力的支持；還有數以千計的校友、代禱者、奉獻者等，他們在背後的禱告及鞭策，都是神給我的祝福。筆者的心願，就是播道神學院能繼續持守我們多年來所打造的核心價值，並在這樣的根基上，建構一代又一代的工人，以致我們繼續成為作神所喜悅的神學院。

<sup>2</sup> 唐佑之，《講壇千秋——講道的神學、文學與藝術》（香港：浸會神學院，2005），頁4。

<sup>3</sup> 李金強和黃彩蓮，《基督教明燈——港九培靈研經九十年史》（香港：港九培靈研經會，2019），頁68。

<sup>4</sup> 有關播道神學院的創校經過，請見：王容龍，《使命與傳承——播道會來華史1887-1949》（香港：播道會文字部，2022），頁189-91。